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尚書詳解卷十四至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婁春芳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四

宋 陳經 撰

太甲上 商書

讀此篇之書伊尹何其不幸哉當其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天下之責不在伊尹及其幡然而改以天下自任則其責在伊尹矣一出而相湯以放桀其次則放太甲賢者之為人臣也固當如是乎吾聞之曰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伊尹之事葢達節者之所為然天下不以為非後世不以為疑其始終之心載之于書與夫子之序事迹甚明序書以為不明而放諸桐三年而復歸作書者以為嗣王不恵于阿衡伊尹作書曰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王徂桐宮克終允德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以不明而放之既悔而復之伊尹何容心哉葢伊尹為成湯腹心之臣受託孤之任義不與衆

臣同其放太甲也以成湯之命而放之其復太甲也亦以成湯之心而復之天下後世尚何非且疑哉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孔子序此書以為既立不明則知未立之前未至于不明也凡中材庸主不見可欲易以寡過故太甲之未立也未見所可欲也及其既立則勢位之隆尊貴

之極豈不足以動其縱欲之心哉故太甲之所以不明者為其既立故也伊尹知其不明之故在于既立縱欲之原常生于快意肆志之境故放之于桐置之于幽深僻遠之地起其悲憂慘戚之心而不見其所謂快意肆志之境則太甲于此時善端復萌惡念已消故三年喪畢復歸于亳思前日之庸愚而痛自懲艾深自改過復為賢君矣然則伊尹能必太甲之悔過乎曰太甲之必能悔過伊尹蓋預知之矣使伊尹不能

必知太甲之悔過則其初必不立之既立而放之放之而其終不改則伊尹之罪將不可逃矣彼霍光之所以不得為伊尹者為其不知昌邑之不能改也既立以為君而又廢之則霍光不得無慚矣雖然伊尹之于太甲書之所載特曰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而已特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使太甲于桐宮而居喪若未甚害也而書之所載又無放字夫子何以書放諸桐嗚呼此有以見聖人之公心終不敢為伊尹

田護寧直書之使伊尹以過聞于天下之人而無飾非之心則亂臣賊子庶乎其不敢借伊尹以文姦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阿倚也衡平也官名也湯之所倚以平天下者在乎伊尹故立此官以處之嗣王太甲也不惠于阿衡則伊尹所言太甲不順之而違之者多矣此皆其不明之故也伊尹于是作書以戒之舉先王之事以為訓曰先王成湯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明命即天理也在天則謂之明命在天下則謂之理在身則謂之心顧者有内省之意諟者有取正之意惟其顧諟天命而不敢違故敬心常存推之以承上天神下地祇者此

心也社稷宗廟罔不祗敬而嚴肅亦此心也湯之心
有以合天故天心有以命湯天監觀其德用以集大
命于成湯之身俾之綏萬方為民之主其本皆在于
顧諟之心而已惟尹躬親又能左右輔助其君以安
天下之衆蓋尹與湯同體一心故嗣王今日大承其
基業者皆湯與伊尹勤勞之所致也嗣王豈可不知
所自來哉既舉先王之君臣又舉前代有夏之君臣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在亳西有夏之君能以

周而有終周者謂能畏懼于心凡治身治國無一不備苟有一毫之虧缺則不可謂之周惟其周備如此故能保其終為之相者以其君能如此則已與君同其終其後嗣王指桀也罔克有終則其虧缺而不周備多矣故不能有終既不終其所以為君人臣雖欲竭心力以終之其可得乎其本原處皆在乎君伊尹以此言責望太甲亦重矣嗣王戒哉當致其戒而無忽祗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能盡其為君道則

不惟辱其身且將辱其祖伊尹舉此二端以告之其意亦甚切矣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徳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繹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太甲之不明至此極矣其始立也伊訓之書肆命之書徂后之書所以告之詳矣猶且不恵于阿衡及伊

尹作書歷舉湯之敬心與有夏之君臣亦甚切矣猶

且罔念聞惟其庸愚之故是以聽伊尹之言如無所

念聞然伊尹于是面命而言之曰先王昧爽丕顯坐

以待旦昧爽者天欲明而未明之時湯于此時丕顯

其心無一毫人欲之累坐以待旦其勤如此猶以為

未足也旁招俊彥之人求之非一方也以啟迪我後

之人古之君臣所以遺其子孫者莫大于得人湯以

伊尹遺太甲周武王以周召遺成王武帝以霍光遺

昭宣皆此類也爾太甲當念先王所以望後人之意而不可隕墜其命以自覆亡也命者即天理也慎乃儉德惟懐永圖此又指太甲之病從而箴救之太甲之所以欲敗度縱敗禮者以其不自儉也儉者非止節用之謂心有所節而不敢為者皆儉也惟儉則可以為永久之謀如虞人之張機必省察其矢括之合于度則釋言事當審諸已而不可輕為也欲知其所以審諸已而不可輕為其要則在于敬其止以取法

于先王敬其所止則心純一而不雜率乃祖之所行則動合舊章而無過若太甲能敬其心取法先王而事無所輕舉豈有不合于伊尹之心此朕之所以懌也不惟懌在伊尹雖太甲亦有美名于萬世矣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其始也不惠于阿衡其次也庸罔念聞則視伊尹之

言如以水投石也至此王未克變則伊尹之言浸淫于太甲之耳欲變而未能也蓋其善根將發而習惡尤勝伊尹于此時知其不可以口舌爭也于是謀之于羣臣之中求所以轉移太甲之心以謂茲乃不義之事其習與性成矣太甲之性本來無此特為習所勝則性亦與習成予不可使狎近于不順之人于是營桐宮桐宮乃成湯所葬之地使之密邇先王其訓起其哀思之念而屏遠其可欲之事困心衡慮而後

有得無俾一世之人迷惑也然則太甲之不明何與庶人葢君仁莫不仁君茍迷惑則一世之人皆迷矣王徂桐宫居憂果能修其誠信之徳允徳者以其誠心之發見也伊尹之放太甲也豈得已而為之哉其不惠于阿衡也作書以告之其罔念聞也則以言而警之其未克變也而後俾之往桐宫作書者述此三節而伊尹之事判然無疑于天下後世嗚呼大臣格君心之非者當如是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章深見伊尹欣幸不已之意始者其君不明而放之君臣之際幾于不克終矣至此其君克終允德而復之君臣相與之情得以如初伊尹之忠節至此而益明其欣幸之意當何如耶三祀十有二月朔即三

年之正月初一日也喪服亦闋矣伊尹以冕服奉嗣王以歸亳遂作書以告太甲所以叙其情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謂太甲在桐宫時民曠年無君常如不能相正以有生則民不可以無君也如此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亦謂太甲在桐宫時不得其民而有之無以為四方之君君之不可以無民如此今也太甲復歸于亳則太甲有其民而民亦有其君矣此非天佑商家何以能使嗣王能終厥德乎萬世無疆之休

將于此乎在使太甲終于不明而伊尹終于放君則其何以垂休後代耶太甲之明也實伊尹啟迪之力何以歸之天耶葢天下之理可必者在我而不可必者在天伊尹能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不能必太甲之悔過則太甲之所以悔過者歸之天可也設若人事之不盡而一切委之于天伊訓肆命徂后之書不作桐宮之放尹無所寘力而謂太甲不明天實為之殆非聖賢所謂以義合命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伊訓肆命徂后之書作矣而太甲不明嗣王戒哉之訓陳矣而罔念用面命之言復陳矣而未克變及桐宮之既放亳之既歸則王於此始有拜手稽首始有不明于德之責既有以自作孽不可逭而任諸已復以尚賴正救而責諸臣雍雍然有唐虞揖遜氣象則

知太甲固不可以言語口舌間所能正救而伊尹亦不以言語口舌之間而為之正救也然則何為不知太甲之不明而必立之及其既不明則放諸桐以察邇先王其訓伊尹必為是費力歟曰伊尹受湯之託以立太甲則太甲之不明伊尹雖知之亦不敢忘君命也尹知太甲之不明亦知太甲之能悔過故以成湯之命而立太甲無害也向使太甲終于不明則尹之心其始必不立也君而稽首于其臣可乎曰伊尹

乃受遺託孤之大臣禮貌之所必加而不可拘于君臣之常禮也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不類不善也所以致于不善者徒以不明之故所以欲敗度縱敗禮以自取其戾天作孽猶可違謂災之自天者可以已而禳之若成王悟而天反風宋景公出仁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是也災之自己作則已受之尚何逃耶如秦隋之奢侈天下終為漢唐所有雖人力有不能振救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能于其初悔之不可

追矣尚頼正救以圖其終則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言不得以繼聞也其遷善之喜為何如耶雖然伊尹亦嘗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矣亦嘗引先王制官之説以告于王矣書之作亦未嘗不在于先王顧諟天之明命矣言之陳亦未嘗不在于先王昧爽丕顯矣凡所以為太甲告歷歷于兹殆未始稟成湯也桐宫之放亦不過密邇先王其訓而已奈何成湯之訓伊尹援引以為之告則終不能變太甲不明之累

放之桐宮使之密邇先王乃可以使太甲終允德何耶夫古者朝廷容面折廷諍之臣以補人主之闕話言以告之而正所以誘掖之也不言何以訓誨歟曰此正伊尹造化太甲也訓導之弗知教誨之弗率是其心之奢侈外物得以役之于伊尹之言無所受納營于桐宮則口傳不若意憶外物無以役其心聲色無以役其耳目自然善心油然而長謂之克終允德固宜然成王有過周公撻伯禽太甲有過伊尹放之

于桐無非所以造化之也太甲之克終允德也聞伊尹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數言而太甲遂為之稽首知其不明不類敗度敗禮如此其曉然見一已之過何耶葢向也在不明之中則方且以不類為是以敗度敗禮者為當然則伊尹之言如未聞也至此則良善之心油然而生始悟向者之非庶幾來者之可圖宜其歷數已過如是其曉然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又曰生于憂患而死于

逸樂葢上智之資者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為善苟非上智則啟發之機必有待于憤悱者矣太甲之悔過也豈非桐宫之放有以動心忍性而然歟秦穆公無殽之敗則必無秦誓之作漢武帝無巫蠱之禍則必無輪臺之詔大抵欲觀人之良心發者必自其悔過者觀之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恊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

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逺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伊尹就太甲良心既發處又從而推廣之也孟子曰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則足以保四海太甲之心正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故伊尹所以推廣之之意則曰脩厥身謂天下國家之本皆在于身允德者即誠實之德也人欲不留無一毫之偽即允德也太甲能悔過即知允德矣然允德之在身者未

足為允德之至必使恊于下而後可以為明君協于下者愛人而人親之治人而人治之禮人而人荅之此協于下也若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荅其可謂之允德乎于是又即成湯之德所以恊于下者為證先王子惠困窮困窮之民若不必恤也而湯子愛之加惠之即允德之推也未幾而民服厥命則罔有不悅未幾而有邦厥鄰之人皆徯我君之來有以恤我而無罰何以使人至于是哉允德之恊于下也觀

此當知伊尹于戒王之際未始一日忘于成湯也太甲即位之初不明之時伊尹固嘗援引先王以為訓矣太甲悔過之後若不必復泥于先王可也而且不忘焉盖以大臣之告君不患君之不從而患其言之無所據夫人之情莫不信于有所據而疑于泛然之辭也伊尹欲其君行已之言則不得不有以信其心欲信其心則不得無所據是以即成湯而為之據使

太甲心朗目耀曉然于面前無惑疑不決之患則始

終之詞不得以異其説以至太甲下篇咸有一德之篇開口措辭之際莫非成湯之事迹則伊尹其善于告君歟既以成湯而陳之于前次以太甲而例之于後意者盖欲使太甲法成湯以爲之據也王懋乃德乃德非自外來也即中心之允德也視乃烈祖成湯當以先王爲凖的無時豫怠則勉之又勉有一時而豫怠則不足以爲允德矣即此德則奉先而思孝以事親即此德而接下則思恭以待其臣即此德以視遠

則惟明而不為淺近之見即此德以聽德則惟聰而不為側言之信其用不同而其為允德則一也太甲而能至于此則伊尹承王之休美無所厭斁矣人臣之樂豈在于爵位之崇一己之奉為妻子計為持祿保位計哉君心既格則人臣之樂無以加此矣

曰朕云者天子自稱曰朕伊尹自稱以為朕盖古者朕之字即訓我非有君臣之別自後世始分朕為天子之稱禹曰朕德罔克臯陶曰朕言惠周公曰朕復子

明辟皆可証也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懐懐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告者有重複不已之意太甲三篇之書當作三節看上篇乃其過未改之時其君方在縱欲之中故伊尹所以攻之者尤峻中篇則方改過伊尹有忻懌之情故其辭寛緩和柔下篇則已改過之後矣人莫難

于過之已改而過之未改者爲易蓋過之未改其過顯然人所同見故迷之極者必返而縱欲之極者必知變苟能返而變則良心頓回矣及過已改之後常兢兢業業戰懼是念惟恐有過之在身則庶乎知免矣若自謂其過之已改泰然無事則必有進鋭退速之患此伊尹之所慮也故下篇之書尤嚴所以隄防之于其終而指示之以踐履篤實之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人君之有天下上當有以得天下當有以得民幽當有以得鬼神天之無親民之無常懷鬼神之無常享則人君者其何所恃哉此蓋于至難者警之也雖然至難之中有至易者存天人之心與鬼神之心吾不求之于彼而求之于我惟敬則為天所親敬者天之理也惟仁則為民所懷仁者人之心也惟誠則為鬼神所享誠者鬼神之德也天位艱哉自其無親無常懷無常享觀之豈非至難人君不可以位為逸

樂之具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德者即上文敬與仁與誠之德也合之則為一用之以事天則為敬以愛民則為仁以事鬼神則為誠有德則其心常存事事無所失故治無德則心出其位事事不止其所故亂與治世而同其道則無有不興

與亂世而同其事則無有不亡事與道所以異者必治世不同其道而後可事有變而道無變如三聖相授所守者一道若以事論則夏商之官非唐虞之官夏商之刑已非唐虞之刑故不必同其事也若亂世則其道有不足言但有一二事之同則足以亡國如厲王之弭謗秦王之禁偶語之類是也終始慎厥與者終始常一心謹其所以與治同道而無與亂同事可也安危存亡之機常在于決擇之初謹其所與則

知所趨向取舍矣自非明明之君安能決擇如是之審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言當與先王同其道也先王所以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其大者惟在于懋敬其德敬即天德也能勉敬其德不欺不愧無作無輟豈非天乎今王監先王之善業當以此為監則與治同道者得矣伊尹此言蓋欲太甲亦以懋敬為心純一不已方可以繼先王不可謂過已改而無所事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

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記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易曰知崇禮卑葢為學之道當有次序徐行後長即堯舜人倫也故皆天理若夫語高遺卑言體不及用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得性命之淵源而簡薄于日用常行之間皆升高而不自下陟

遐而不自邇者也太甲之未改過未知德者也伊尹故無用此言及已改過已知德矣太甲之心安知不以德為止于是乎以德為止于是則日用行常之際細微之事未必不忽畧此伊尹所以有自下自邇之言欲其務實也民事不可輕當以為難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民事如此足矣豈非輕乎位不可安當以為危而後可太甲若自謂吾過已改吾德已知于位如此亦無害矣豈非安乎稍有

一毫自矜自恃之心便謂之輕謂之安慎終如始太甲此心兢業戰懼之于終亦當如其始未改過之時自怨自艾處仁遷善如此則可若言逆汝心而遂拒之言遜汝志而遂受之豈慎終如始之道哉人之情安于順已而惡其拂已者必是以已為是此有我之心未忘也今焉屏去好惡逆順之私情而惟以理為主則言之逆汝心者必求其言之所以合于道不然彼何為而逆我哉言之遜汝志者必求之非道不然

彼何為而遜我哉雖然逆己之言亦有時而不合于道者遜己之言亦有時合于道者然逆己之言合道為多遜己之言不合道者為多亦在夫求之者而已矣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此二句尤為切天下之理必有思也而後有所得必有行也而後有所成伊尹所以告太甲之言不為不諄諄矣若太甲自不能思思而不能行又奚益慮之者所以知乎此而為之者所以行乎此也若一人至于元良而大善則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以貞寧不信然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伊尹不惟警太甲又以自警也不惟以自警亦所以示萬世君臣之法一人元良萬邦以貞矣人君之心可以已乎曰未也若斯須不謹辯言一入則先王之政將紛更變亂治俄而亂安俄而危矣辯言者人君之所易喜也誘其君以富強而動其君于功利則

鮮有不聽者此帝舜命禹于允執厥中之後必曰無稽之言勿聽夫子告顔子以四代禮樂之後必曰遠佞人也人臣之有功孰非當為之事若貪其寵利則以成功自居成功而不退必有後患伊尹至此將有告歸之意矣聖賢之處斯果何容心哉當其以天下自任也一出而相湯伐桀再出而放太甲令太甲已克終允德功成當退所過者化豈復有所貪哉周勃霍光不知此意所以不免有廷尉之繫赤族之誅人

之不可以不學也如此君不以辯言亂舊政而全其所以為君之道臣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全人臣之節邦之休美也信乎其永也

尚書詳解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五

宋　陳經　撰

咸有一德　商書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則其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苟一念之差則前日之

允德安能保其不變告歸之際猶以是為慮一德亦大矣在堯舜謂之執中在武王謂之皇極在夫子謂之忠恕一貫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浩然之氣實一物也明乎一德之理則推而至于用人已一也君民一也幽明一也古今一也始終一也將無適而非一若人與己君與民幽與明今與古終與始猶有毫釐之未合是猶有二者存而非一也故此篇言一德必極于天人之合古今人已之合蓋德之體自

當如此亦如中庸之誠其用甚大其所推者甚廣然必謂之咸有一德者以君臣之際皆有此一德也有堯舜為之君必有禹臯為之臣若有一德之君而無一德之臣皆不足以共治然一德之臣亦在乎有是君足以知之任之而已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咸有一德之書作史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

乃陳戒于德其事已顯矣故夫子直叙之曰咸有一德嗚呼人臣進退之節未有如伊尹之兩全者也世固有功成而身不退威權震主而卒受赤族之誅者亦有功成身退飄然長往不復為國家遠慮者觀伊尹相湯伐桀出生民于塗炭保衡之寄輔導太甲卒為賢主人臣之功至此極美矣而乃復政告歸前日之功一毫不有陳戒其君以一德愛君之誠惓惓不忘此其于人臣之節所以為兩全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伊尹將言一德之戒必先以天為言所以啓人主之敬心天之所以難信者以其命之無常有從違向背于其間也自其從違向背者觀之謂之靡常可也自人事觀之常其德則位可保孰謂天之無常乎常德者即一德也不一則安能常厥德匪常則九有以亡

若夏王是也夏王不能常其德則是失其本心矣夫德之一者即神也即民也即天也此其理之至一者也桀既不能常其德則是不與神為一矣故慢神不與民為一矣故虐民不與天為一矣故天弗保此亦理之必然者也天既不與桀則必求夫一德而與之監觀萬方有開導之命眷求一德之人而俾之為神主此所以假手于我成湯以伐桀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

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言湯與伊尹君臣之間皆一德者也夫德之一者何也其理則根諸心其用則與天地萬物無間至一而無二至誠而無偽至精而不雜者是也茍有一毫之偽與雜則是二而非一矣所謂天地一元古今一時人物一理遠近一貫之一也惟尹湯君臣有此一德則感而遂通天人為一而遂能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君民為一而遂能有九有之師以革夏正蓋天下只有一理初無兩樣古之聖人齋心服形于屋漏之中而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在此惟其至一而已易之所謂至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此理也非天私我有商以其所佑者在德非商求于夏民以其所歸者在德當其一德時天之心在此民之心亦在此其本同也天有心于私之商有心于求之不惟不足以得天人之心而一德之體亦有虧矣

尹有一德而自言曁湯先已後君者其不失之誇伐歟曰尹當太甲未明之時斯言未出也尹當太甲既明之後斯言未出也今其告歸之際其心切于為君故直言無隱諱無藏匿必欲太甲效法成湯可也時湯既沒太甲何以見知是必先已而後湯俾太甲即以知湯之一德也聖賢以公天下為心不事於形迹之意如此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

德惟一動罔不吉當其德惟一之時粹然無瑕如朗月之珠如夜光之璧舉動無適而不得其宜此即吉也德二三動罔不凶當其德二三之時心勞日拙動輒窒礙此即凶也然則德止有一德奚從而二三也自人為之私言之則有二三自天理之公言之即一德也吉凶之所以不差者皆在乎人非于人之外别有吉凶天之降災祥者即在乎德非于德之外别有災

祥六經之所言吉凶禍福者皆自其己求之而非自外來也使吉凶禍福而自外至則禍可以禳而去福可以祈而得伊尹豈教太甲以倖福而茍免其禍者哉則知此言吉凶災祥者就德而言不誣矣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伊尹指示太甲以一德之要至為親切者也今嗣

王新服厥命謂即政之始服此天命矣當維新厥德可也新者對舊而言之舊則有委靡因循而不振之意新則純一不已日進無疆也伊尹又慮太甲不知所以新厥德而徒以紛更改為者謂之新故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所以謂之新非其紛更改為者之謂也終始惟一之中自有新之理存焉蓋體常盡變之理自當如此終始惟一者誠而不變者也時乃日新者其變愈出而其應愈不匱也雖曰新之功千變

萬狀而吾之至一者未嘗分明乎此則所存者神而所過者化實未始有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實未始為也至是則德之盛矣非躬行之至者不足以盡此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知此惟人君既有此一德則人臣之有一德者自然能知之知而必能任之故任庶官者必惟賢才選左右之大臣者必謹擇其人則人臣之有一德者皆為我用矣然則人臣之所以貴乎一德者蓋其任甚重其責匪輕豈可以非德而居

之臣之所以為上者以其為君之德期于致君者也臣之所以為下者以其為民期以澤乎民也君民之責聚于人臣之身則君之擇人難于未用之先不可以為易而妄進之也謹之于已用之後不可以為忽而使小人或間之也既盡其難與謹則所與者必君子矣所與者皆君子則自然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而為和道同志合而為一此一篇大抵言有一德之君者斯能用一德之臣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上章既言一德之見于用人矣猶以為未也此章又言一德之見于擇善猶以為未也又言一德之效驗見于萬姓咸曰大哉一哉人君不可以任官賢才左右惟其人而遂自止也必當廣而求之惟善是從審而擇之惟一是合德亦何常師之有苟主于善吾從

而師之人莫不各有所長能其一不能其二工于此
或拙于彼惟主于善則寸長者皆在所師其求善者
無有不廣矣善無常主善有似仁而不為仁似義而
不為義似忠信而非忠信者自其近似者觀之亦謂
之善非善之正也必當詳擇而審之以求合于純一
不變然後可以為善之至其擇善者無有不精矣擇
善而至于恊于克一自非在已者先有一德安能如
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此言一德

之效驗也君與民同此一也吾有一德則民安得不稱頌之大哉王言以王言之出皆公天下為心則如之何而不大一哉王心因其言以探其心所言在是而所行亦在是終始不變如之何而不一咸曰以見同然之心又曰以見不已之情使人君自謂有一德而百姓不稱頌之百姓雖稱頌之而未至于咸稱頌之百姓咸稱頌之而未至于又稱頌之皆未足以言一德之至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先王之

禄如之何而綏安之斯民之生如之何而底致之當其一德之時先王之禄與烝民之生皆在其中矣宗廟享之子孫保之而先王之禄自吾一德而安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而斯民之生自吾一德而致一德之效顧不大哉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純一不已而已者非純至誠無息而息者非誠一德者純誠之德也苟有自息自足之意則不足為一德矣求之于七世之廟又當求之于萬夫之長又當下至于庶民匹夫匹婦之微無不各使之盡其情此則不已不息者也七世之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有德之主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曰可以觀德是古今為一者也萬夫之長謂居民之上為諸侯智足以整齊萬夫者故曰可以觀政是人與已為一者也君

得民以使民得君以事君民之勢其相須如此之切其可不使人盡其情若以己為廣若以人為狹自謂有餘而他人莫己若則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匹夫匹婦尚有寸長者安得自盡乎匹夫匹婦既不得盡其情則人主孤立寡聞誰與共成其功乎是君與民又欲其為一者也此章所言豈以人主既有一德必須觀德于七廟觀政于萬夫之長求善于匹夫匹婦哉蓋一德之體無往而非一古今人已君民猶有二者

存焉則不足以為一德之至矣此伊尹因太甲悔過之後可與言而言之與堯舜授受執中箕子為武王陳洪範一意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賛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賛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此數篇皆逸其書其書亡而其序存沃丁太甲之子

也伊尹既歿則沃丁以三公之禮葬之其臣咎單遂訓述伊尹平生之事守之弗失如曹參守蕭何故事然咎單作明居盖司空之官也唐虞以司空宅百揆意者商朝亦然則咎單者繼伊尹而相者也伊陟伊尹之子也為太戊之相亳有妖祥桑穀之木共生于朝朝非木之所生此妖也君臣之間謀所以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故伊陟贊告巫咸謀之于同列而咸乂四篇之書作咸乂者以巫咸能作乂王家也太戊贊

告于伊陟謀之于臣而伊陟原命之書作原命者原臣名既以告伊陟又以告原也惟其君臣恐懼更相告戒如此此所以能銷大變而太戊伊陟巫咸卒為商之賢君賢臣也仲丁遷于嚻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歷世未久而累遷都盖所居近河世有河患則其遷也亦視民利而遷不獲已者也

尚書詳解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十六

宋　陳經　撰

盤庚上　商書

堯舜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治水之役征苗之役盖有先意承志奔走惟恐後者其君固未嘗有言而民亦不待言而自從也商德之衰盤庚欲為遷都之舉而民敢出怨言以怨其上其君又從而諄復告語之

示之以禍福陳之以利害上篇所以告之于未遷之
時中篇所以告之于將遷之際而已遷之後又為下
篇之書以安慰之亦足以見其號令之繁而風俗之
薄矣然則盤庚不得為商之賢君歟嗚呼讀盤庚三
篇之書者可以見三代之君民矣天下之患莫患于
勢隔而情不通勢隔而情不通者民有所爭于心隱忍
而不敢言則亦蓄憤含怒而已斯民蓄憤含怒于下
而君尊如天以勢臨之則關節脉理始不相通令也

盤庚之民有懐輒吐有言輒發而為之君者又從而撫摩開導之俾之心平氣和有相安而無相賊此豈非其真情者乎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商民歷文武成康四十餘年而不服周家此豈無自而然哉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自殷而遷亳特一遷耳安有五遷此盖為民之胥怨而言之也遷都大事也自成湯遷亳仲丁遷囂

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又遷于亳自湯至盤庚已五遷矣將治亳殷未治也民于是咨嗟相與出怨言盖其懐土重遷好安惡危之情固爾也盤庚于是作三篇之書以告戒之而以口舌代斧鉞則盤庚亦忠厚矣余有以見聖人亦有違衆而自用者矣夫善鈞從衆聖人與衆同所欲也人情之所順則事舉而易成人情之所咈則事作而多敗聖人安用違衆哉聖人所謂違衆者從夫天下之公理而已人情在是

而理亦在是徇人情可也人情在是而理不在是則是理在吾心矣吾將屈于理而徇人乎抑亦屈于人而徇理哉吾惟屈于人而徇理則大公所在事久論定向之怨者將為今之安矣則聖人之所謂違衆者是乃從衆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欲遷殷而民不往從其所欲居盤庚于是乎率呼衆憂之人而出直言以告之我王祖乙之來此耿邑則既居于此矣亦惟愛重我民而不忍盡殺害之所以去害就利而遷于耿豈意耿邑復有河患汝民復不能相正以趨生生之理予既考之于卜亦如我之謀則人謀鬼謀皆相契合我之遷可以無疑矣商俗尚神三復聱牙之書大率以鬼神爲言上篇曰卜稽中篇之說尤詳下篇曰肆上帝將復我髙祖之德

其本一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兹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先王有所服行無非恪謹天命天命即天理謂順天理而行當遷即遷也先王之慎天理如此猶不常安寧不常其邑居至于今已五邦矣今若不能承繼古

先王所以恪謹天命之意而徒懷安不肯遷則天斷絕汝命于此耿地而爾不知之矣何況能從先王之功乎木已顛仆尚有萌櫱可以再生之理若今耿邑已是圮壞能遷徙于新邑則可以再復天之意將永我之命庶幾自此可以紹復先王之業而繼承不已自此可以底綏萬方而民各安生業利害在此甚明爾其可不從我以遷乎夫命既在天而曰恪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永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

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勅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已而言之也若在已者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墻之下與陷于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而可乎如使盤庚不遷都而耿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君至尊民至卑在位之臣則處乎尊卑之間達上之

情于下而達下之情于上者也盤庚知小民有怨咨之言惟恐君民有隔絶窒塞欲使之血脉貫通故教于民而君情之未易達也必由乃在位之臣宣其德意志慮以告之又慮夫民情之不得以達于上也于是戒在位之臣以常行舊事而正其法度在于無伏小人之攸箴而已蓋小人箴規之言自昔先王之世使之畢達于上而未嘗抑塞之則所謂舊事者莫先于此也能如此則君民相與一體無間命衆悉至于

庭謂羣臣以下皆至于庭告以君之意使之達于民者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來汝衆人告汝以教誨之言汝當謀去所以傲上從康之心傲者以違君之命而不肯從也從康者以其懐一時之安而不為後日慮也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在此二字盤庚直指病而告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舊人者歷年多更事熟見利害甚明者也故先王必惟舊人是任而新進少年不用之亦足以見盤庚之時所欲遷者皆老成之人而不欲遷者皆新進少年者也惟先王圖任舊人與之共政故

先王有號令播告于下斯民見上之德意無所隱匿所以導達德意者豈非舊人是賴我先王蓋不徒以言語聳動人也而行之以身又致其敬而無有過言斯民因王之意而信王之德則自然丕變翕然惟上之從也豈聞有傲上從康也哉先王所用之舊人如彼而汝之所為者如此聒聒然無知徒以險膚之言起人之信險則易動膚則易入皆非真實之言也予不知汝之所爭者抑將何謂盤庚至此灼然有所見

不惑于羣議若非我之自荒大其德以為必遷若從汝之言惟汝含容以為德則使汝終不畏我一人猶之觀火燎原坐視不救則我以拙謀成汝之過矣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亦指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告之也君唱而臣從先難而後獲此自然之理也今我欲遷而爾臣反傲上而不從曷不觀之于網乎網之有綱猶臣之有君舉綱則網自有條豈有君欲為而臣不欲者乎今我欲圖為

久之計而爾臣反從康而憚勞曷不觀之農乎農之于田猶人之于事服田力穡則必有秋成之望豈有懷安怠惰而欲有所成乎此又盤庚托物以明理使之因物而有所悟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黜退也當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其本心則真實之德見矣當傲上從康之時本心既失以險膚之言

恐動衆人安其危利其菑夫豈有實德及民乎汝苟能黜乃心而使實德及民以至于爾之婚姻朋友他日享其生之樂則生民與婚姻皆受汝之實惠我于此時方敢丕大其言以稱揚汝之善謂汝有積德其德之積自先世以至于今非一日也當時在朝之臣皆世臣巨室之子孫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盤庚于此分析利害甚為明白上章言有條不紊乃亦有秋施實德于民汝有積德是皆以其利者告之此章又言罔有黍稷自生毒自災厥身乃奉其恫是皆以其害者告之曰如此則有利如此則有害汝當知所决擇也爾若不知所畏懼大為害于遠近之民如惰農偷一時之安不知勉强以作勞不服事于畝

畝則終無有黍稷之獲饑寒將至矣汝不知以善言而告諭百姓他日民不安居則是汝自生其害以至于敗禍姦宄之惡皆叢聚于爾身以自取其災矣汝羣臣乃民所視效不導民于善而反以惡先為之唱則是汝自奉其恫猶自取其災也痛既自奉于其身則他日雖有悔亦無及矣凡此皆極言其害處以告之謂之自毒自災自奉其恫以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既分析利害以告之至又示之以一己之權以為刑罰特我不忍用之也而汝不可以我為不能用刑也相視小民尚且知顧箴之言恐其言之發有口舌之患曾謂士大夫之所為不若小人哉況我制汝

短長之命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汝苟有所見何不直告我而乃胥動以浮虛不實之言恐動沉溺衆人乃是汝無所忌憚不若憸人之顧箴言也火之燎原人不得而近之其勢亦熖矣尚可撲而滅之縱汝羣臣肆浮言于下我豈不能用刑以撲滅之乎至于用刑撲滅則是汝衆自為不安非我之咎也盤庚豈真用刑哉特以是而警之爾于此可見古人之刑亦不苟用必三令五申水洊至習坎重巽申命迨其久也而

猶有不率則法施于不得不用刑加于自犯之罪聖人何嘗用心于其閒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古之賢人也人求舊則其所見也審器求舊則其為用也利借器以明人反而觀之則器不可以同

予人者也盤庚之意以謂人當求舊則老成之言在所當聽而世臣之子孫亦所當念當時在朝之臣皆先正之子孫古我先王曁汝之祖父安與之同其安勞與之同其勞豈以今日不念其子孫敢以非禮之罰加之予汝之祖父既勤于王家則爲之子孫者在我當世世選汝之功勞不敢掩汝之善兹我有烝嘗之祭大享先王則爾祖亦與享之盖功臣得以配享于廟我念爾之祖父則亦必念其子孫作福作災皆

爾之自取予亦豈敢以非德而賞汝乎此章見得盤
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理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
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古之有大功于王
室者其獲報如此之厚先王忠厚記人之功不敢忘
人之勞盖至于後世子孫而猶不忘伊陟象賢復相
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皆賢者之子孫也然則春
秋何以譏世官曰念先正之功而録其子孫之賢此
先王之公心也不擇賢愚而世授以大柄此後王之

私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今我告教汝以行事之難言事不可輕易當如射之志于的然射之志于的必詳審而後發尚以為輕易

則發之必不中矣汝羣臣于遷都之舉不知深圖熟慮言語輕發遂以為不可遷豈不失之太輕易乎老成慮事深遠反不從其言是侮之也孤有幼本未有所知汝今苟不遷而他日孤有幼者罹其害是弱之也各思長久其所居不可為目前一時之計勉出汝之心力以聽我一人之謀一人之謀本為長厥居之計也無有遠而疎近而親我但公其心以為賞罰汝之用罪者吾必有罰以伐汝趨死之路汝之用德者

吾必有賞以彰汝向善之心禍福皆汝之自取也邦之臧善去害趨利舍危就安皆汝衆之謀非我一人之所專若其既遷之後而苟有不善焉則我一人有過失之罰善則稱人過則歸己之意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謂爾衆當以吾言徧告其下盖時臣下之聽命亦有未及聽者盤庚慮其如是故為此言使人人皆知余心自今至于後日汝當舍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聒聒險膚置之弗論矣自今而後各恭爾之職事

言當遷都也齊汝之位分言臣當從君也度汝之口言汝之所言者當合法度無如前日之動浮言也罰及爾身弗可悔我本無用刑之心爾若違命不從事者不恭位者不齊口而不度至于用刑罰則我亦不得已而用汝亦無可悔矣末之二句嚴以刑罰盤庚之心欲使臣民之從之者為何如耶此篇乃盤庚直情以告臣下皆其心腹之言若父兄之所以訓子弟涵泳其言者可以默識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此數句史文也中篇乃其將遷之詞合臣民而告之也上篇未遷之時其人心咨怨故盤庚之言不得不嚴切中篇將遷則人心已畧信矣猶未全信之也故告之之辭稍緩下篇已遷則其辭尤緩作史者述其意謂盤庚作者率民而起涉河而南以遷也當此之

時道路之間跋履之勞人情得無懷舊土之安乎又
況于此時信者半疑者亦半不得不以善言而訓其
不率者誕大也大告以言而誠信用孚于衆人之心
彼臣民咸至于王庭亦皆以誠信而應上之命無敢
有褻狎者此有以見君民之交孚也雖然天下至大
也萬民至衆也其所以服役聽命者豈無人哉于是
乎有聖人出焉爲之統制爲之整理凡所以云爲注
措則風起聲隨雲合影應焉慮其有不從者今而盤

庚遷都之謀以口舌代斧鉞回曲宛轉旁譬方喻又從而以至誠聽神之說以警悟之斯民于此宜其變前日不從之心為今日樂從之意可也又且優游不進咨嗟出怨言豈盤庚不善于化民歟抑民不肯從盤庚歟曰遷都之大事也盤庚之率民民非不從蓋自湯而至于今凡五遷都民之困于是役為已久矣力罷氣乏憔悴勞苦何況盤庚至此復遷則其咨嗟不進非民之罪也是亦當然之理耳余故表而出之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君甚貴而民甚賤君至尊而民至卑盤庚升其民而進之君不以貴且尊者臨其民而民自忘其卑且賤此三代所以與其民不薄也曰明聽朕言足矣又曰無荒失朕命此丁寧重復之意欲使聽者之專也古我前后以商家先王之故事告之也我前后一舉措

動作無不惟民之是順故民以安其君之政而與君相與以同其憂孟子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是也君惟民之承而民與君同其憂是君與民一心也豈有所行之事而不順天時者浮者順從之謂也殷降大虐謂罰與相皆為水患是也先王所以不安其居有所作為者無非視民之所利而遷此商家之故事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

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我古后之事聞于後世者如此汝何以是為念乎我之所以遷者亦猶先王之遷也承順汝民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共豈以汝有罪戾之故遂遷勞頓使汝比近于罰乎汝民切勿有他疑也我之若順呼籲爾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皆惟汝之故欲以大從汝之志願也民之所志者在于好安惡危好利惡害而已

吾之遷者正欲以安利之是從汝之本志也今予將用汝以遷安定厥邦舍前日之害而趨今日之利則汝之志得矣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

汝威用奉畜汝衆

昔我先王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事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于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此為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為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者未有盡也爾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

于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而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决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沈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聞衆人之論則皇惑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于沉溺而已爾何不試稽考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于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于不知稽考而已汝試稽考之

則是非利害自灼然于心苟其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而從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久長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于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奸人好生事者倚汝之身

以迂曲汝之心唱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説以謂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為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遲回于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絶矣今而共遷新邑去危就安豈非迓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

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在朝之臣其祖父昔嘗為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疾于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已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已然後言及于民及于臣又及于其具乃貝玉者質之鬼神以為誓者

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曁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曁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説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

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
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
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臣之祖
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
汝反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為賊則者有物有則

之則同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則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既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

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盤庚先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

臣之中有貪鄙在位取人之財貨無恥者則鬼神之責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汝之共天位者或有黷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寶貨暴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乃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于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于汝身而不汝救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已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

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已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聳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于理者必合衆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于理者必不合衆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為渺茫荒忽之事歧幽明為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心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長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輟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棄絶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自為

謀念以相從于我不可同為一謀合為一辭以為不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但知此之利害而不知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為謀不可合為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于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恐羣臣徇于私情之一偏則中正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句只是謀欲其異則理終歸于同也又懼夫道塗跋履之際有姦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

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顛倒而踰越則不順理之人與乎不恭敬者暫遇人而暫為刼奪者為惡于内外也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劓其鼻大者殄滅而絕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使移其種類于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為之慮也觀盤庚于首篇之末章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終篇又為是言非古人重于刑罰也首篇而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

令以往長趨生生之理令予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為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邦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土後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勢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下篇乃盤庚已遷之後事既定矣則以腹心之事直說示人所以慰安撫摩之不比上中二篇懼其不已從則鋪陳禍福利害至此則無用示以禍福利害矣然自綏爰有衆下至于用宏茲賁此一章乃是慰安人情使之不疑自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而下至終篇此一章乃是戒羣臣一心以敬民不可以營私為念此其一篇之大義也既遷之後奠定其民之所居乃正其宗廟社稷朝市之位雖然如是當

人情乍離舊都而至新邑情有未安事有未便豈無動念又况前此不從其君以遷安知今日事定之後其君得無按舊過以誅戮乎此其情又不能無疑盤庚所告有衆而必先安之正所以絶他人之動念而示之以無疑也無戲怠懋建大命令則既遷于此長為生生之計是爾之大命于此乎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汝不可以一時遷徙跋涉之勞而遂為戲狎以度日遂為怠惰以偷安當勉立汝之大命可也

令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天下之亂常生于斯人之有疑心漢光武拔邯鄲吏得民毀謗之書會諸將而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此正是絶人之疑心也盤庚恐人情有惑疑其上故以心腹腎腸開心見誠而直告以朕志之所向言我今

以舍其舊而新是圖汝前不從我遷都之罪今亦置之不復論矣爾不可相與共為忿怒相協比為讒言以謗我又告之以當遷之意古我先王謂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我先王將欲多大前人之功故遷都而適于山依山以為固庶幾其無水患以降下其凶德求其嘉美之功于朕邦而已豈有他哉不意今我民猶未免夫水患蕩析離居無有定止事勢既如此安得坐視舊邑之害乎此所以不得不遷耳民不知我之

本心將謂何為復震動萬邦之民以遷乎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

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

違卜用宏兹賁

高祖成湯也湯興王業在于亳邑天之意將興復我

高祖之德故使我居亳以從高祖之舊天道幽難測

何自而見之耿邑之不安其居則天之意固有在矣

天意復我高祖之德而治于我家余豈能違天乎朕

于是及篤厚欽敬之臣恭承民之命以永地于此新邑葢賢者之見亦與天同也盤庚之時其不從以遷者雖羣臣唱為浮言以動衆而當時之賢者亦未嘗以不遷為利也若曰無侮老成人若曰朕及篤敬則臣下之賢者已與盤庚之志合矣盤庚安能違賢者之謀而徇衆人乎亦猶伐商之役邦君御事皆不從而周公之所深信者十人之知帝命而已肆予冲人自謙辭也弗廢其謀汝衆人之所謀以為不當遷者

非我敢廢爾之謀而不用也極其至則在于用善而已天之意也篤敬之臣也此皆謀之至善者也各非敢違卜又況人謀鬼謀之皆合有如卜之鬼神而卜以為吉則又其可違乎以是知盤庚非違衆而自用以天之意賢者之意鬼神之意合是數者之謀而用之所以能宏大其賁飾也我之所以遷都者正為賁飾其前人之業與今日之治也得天人幽明之意而無間則所賁者可以鋪張而宏大之矣此章所以破

羣臣之疑情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章深戒羣臣革去前日之舊習而為他日之遠圖所以為他日之遠圖者莫若專一其心以敬民也合內外大小之臣而告之曰凡爾外而為邦伯者諸侯

之長也內而為師長者公卿之列也百執事之人布于列位者庶幾皆當以惻隱為心惻隱者愛人之心也人誰無此心但恐其為利慾所蔽則知有一己之私而不知有民之可愛予其懋簡相爾我所以勉爾簡擇爾使爾為我之輔相者亦賴汝敬念我之衆民念之不忘敬之不忽也好貨之人朕所不任葢心在于貨財則一意營私豈知有民如此等人我之所惡也惟是以生生長久為慮者鞠養人者與乎謀人之

保居者如此等人皆是一心爲民生生者思欲民之得其生鞠人者思欲民之得其養謀人保居者思欲民之得其安吾安得不敘其才而用之加其禮貌而敬之予今我既羞進爾告爾以朕志之所順與朕志之所否若上文所謂不肩好貨敘欽恭生生鞠人謀人保居是也朕志之所否既以告汝汝當無有不致其敬切不得以總聚寶貨爲心雖曰利己然有害于民則已安能獨享其利惟以生生爲心則敬民之生

而已之生亦在其中矣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汝之德即民之德

無有二致式用也用布其德以及民永任一心言當

純一其心此心苟不純一則貨寶之心必奪之已有

害于民德安能敷民德哉觀中篇下篇之書所告者

及于具乃貝玉與夫好貨寶之辭可見商俗之薄其

不遷者亦以富家巨室謀利于彼故也人臣苟懷一

利心必無為民之心盤庚乃是洗舊習明示好惡而

一新之也

尚書詳解卷十六